

章氏國故概論

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初版

(章氏國故概論)全一冊

(實售大洋四角)

編纂者 上海國故研究會

印刷者 中一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中一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版 權 証

總代售處

上海中原書局
南京新書局
蘇州振新書局

分售處

上海光華書局
蘇州梁溪圖書館
蘇州新書局

及各省大書局

題詞

國故研究會諸同好，以愚喜鑽尋國故；且以往歲章太炎先生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國學，愚曾爲筆錄；乃囑愚校讀其新輯之章氏國故概論，幸！幸！自思往昔筆錄之國學概論，急就成章，每多錯誤；屢欲訂正，又苦無此機緣，且非書賈之所喜。而國內各學校，相率採爲課本，益覺罪咎之深！今得讀此冊，覺其剪裁精當，枝蔓盡去，且欣且慰！且感其輕我仔肩也！其有未敢苟同者，別爲商訂，並取章太炎先生語以贈讀者：

書籍不過是學問的一項，真求學的還要靠書籍以外的經驗。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分，真施教的，還要靠學問

以外的灌輸。

曹聚仁

一九二六。七月一日

章氏國故概論

上海國故研究會編

目次

題詞

緒論

第一 中國與中國文化

第二 祛惑

甲 經史非神話

乙 經史諸子非宗教

丙 歷史非小說傳奇

第三 治國故之方法

目次

本論

甲 辨書籍真偽

乙 通小學

丙 明地理

丁 知古今人情變遷

第一 經學

甲 經之梗概

乙 六經概說

丙 經學家之派別

丁 經學之註釋

第二 文學

甲 文學界說

乙 文學之分類

丙 文之體例

丁 文之流變

戊 詩之體例

己 詩之流變

第三 小學

甲 小學略說

乙 語言緣起

丙 轉注假借

丁 正名雜義

第四 哲學

甲 哲學之梗概

乙 哲學之流變

A 周秦諸子

B 漢晉

C 唐

D 宋明

丙 性論

丁 名學

章氏國故概論

上海國故研究會編

緒論

一·中國與中國文化

中國之名，別於四裔而爲言。諸華之名，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。神靈之冑，自西方來，以雍梁二州爲根本。雍州之地，東南至於華陰而止；梁州之地，東北至於華陽而止；就華山以定限，名其國土曰華。夏之爲名，實因夏水而得；是水或謂之夏，或謂之漢，或謂之潒，或謂之沔，凡皆小別互名。地在雍梁之際，因水以爲族名，猶生姬水者之氏姬，生姜水者之氏姜也。其後因族名地，而關東亦以東夏著。下逮劉季，撫有九共

，與匈奴西域相倚，聲教遠暨，復受漢族之稱。是故華云夏云漢云，隨舉一名，互攝三義，建漢名以爲族，而邦國之義斯在，建華名以爲國，而種族之義亦在：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。

我國學術思想，與時俱進，第代有盛衰有偏勝耳。周初嫺於六藝——禮樂射御書數——而昧於歷史政事；老孔諸哲作，人知習歷史政事哲學三者而六藝遂衰。漢代以還，習六藝者固不乏其人，而習歷史政事者尤衆。漢人治六藝，出戰國諸賢上，而哲理全廢。魏晉六朝，哲理昭明；六藝中禮樂數書，亦日進一日，可謂無所偏勝。隋唐沙門治佛法，精審遠邁往代，惜儒道名法之哲理未彰耳。歷史政事，爲唐代所擅勝，數學禮學，初唐頗盛，中唐以後，不復振矣。宋儒有側重考據者：如沈括陸佃吳曾陸游洪适洪邁王應麟輩；應麟之學較博，然亦未得大體。有側重經世之務者，如

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輩，陳馬差勝。有側重心性者爲理學派；邵雍而外，皆能獨建一幟，與魏，晉，宋，齊，梁，陳諸哲頡頏；他若司馬光，范祖禹，長於治史；宋祁劉敞劉奉世曾鞏長於校勘；宋儒治學，誠較周徧。明代，理學襲宋儒之唾餘，典章制度，莫知考古；痞塞極矣！自顧炎武輩出，一掃榛蕪；書數禮諸學，皆足以媲美前修，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之史學，亦能自名一家。哲理惟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數篇，亦未有以過前人。○降至近頃，亦多推陳出新；我國學術，固日進無已也！

政治學問，最忌偏心。近人好崇外來學說，舉本國學說之精粗美惡，皆擯而不采，此一偏也。（世之言學，有儀刑他國者，有因仍舊貫得之者，中國，印度，希臘，皆能有恢曠者也；其餘因舊而益短拙，故走他國以求儀刑。儀刑之，與之俱進，羅旬日耳曼是矣；儀刑之，不能與之爲進，

大食日本是矣。儀刑之猶半不成，吐蕃東胡是矣。中國，印度，自理其業，今雖衰，猶自恢曠，其高下可識矣。古之儒墨道法尙已，離漢宋諸明哲，剗精厲意，慮非隲人所能有也；自棄其重，而倚於人，君子恥之。（或專攻一科，卽以他科爲無足輕重，且或肆意詆毀：治漢學者目魏晉玄理爲空言爲異學，講政事者，目專門求是之學爲廢物，此二偏也。去此偏心，頭緒乃得。至若驚從異邦學者之說，彼所稱者和之，則其誤與偏心等。蓋異國之於我國國情不明，雖或涉獵，盡屬皮毛；卽有鑑評，未可目爲定論。如近以日本人好推崇陽明學派，國人卽隨之而尊陽明之學；日人近倡信佛，國人隨而尊佛；此皆道聽塗說者也！

一・祛惑

甲 經史非神話

惑者以偏概全，好疑古籍，旁及經史，愚欲有以祛之：古籍如山海經，淮南子之倫，怪誕無當，誠有可疑；然盤古鑿天闢地，女媧煉石補天，后羿仰射十日諸神話，未列經史，不爲通儒所齒，（王充著論衡，痛駁諸說無完膚。）固無與於經史。經史所載，間有神秘性質，一經破析，即可瞭然。詩大雅生民記后稷誕生，有「履帝武敏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」語，爾雅訓「武」爲「迹」，「敏」爲「拇」，箋言「祀郊禘之時，時則有大神之迹，姜嫄履之，足不能滿；履其拇指之處，心體歆歆然，如有人道感己者也，於是遂有身。」語若可怪；繩之毛註，訓「帝」爲「帝辛氏之帝」，其疑自解。史記高帝本紀稱：『母曰劉媪，嘗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，其時雷電晦冥；太公往視，則見蚊龍於其上，遂生高祖。』其事殊異！茲說之來，或出太公或出高祖，要以炫人聽聞耳！即太公誠目擊之，其

間依然有假託之可能。猶憶鄂中有奸夫奸婦，密計於雷雨中，飾雷公狀，戕害其本夫者，庸知劉媪非籍蚊龍以欺太公耶？——此其驗也！

惑者以堯典贊堯曰：「欽明文思安安，克明俊德，」疑邃古無斯完人；因疑史籍之古帝皇，盡屬前人偽託。夫堯典之贊堯，猶近人行述之「致語」；昔者孫卿有言曰：「五帝之外無傳人，非無賢人也；五帝之中無傳政，禹湯有傳政，而不若周之察，非無善政也，久故也。傳者久則論略，近則論詳，略則舉大，詳則舉小；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，聞其詳而不知其大，是以文久而滅節，族久而絕。」（非相篇）夫尙書者不具之史，略引大體，文若銘誄，非實言以紀事，故流別異春秋。

日本學者有疑禹貢爲奇蹟，以近世鑿運河爲例證，決「大禹治水，八年告成」之未足信。愚則以洪水汎濫於天下，人遭切膚之痛；衆庶共舉，

禹綜其成，八年告成，理之所有。禹貢篇則綜合報告之文，非待禹之親歷之也。

抑聞之太史公曰：『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：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。余竝論次，擇其言尤雅者。』味乎「擇其言尤雅者」，可以論古之經史矣。

乙 經史諸子非宗教

近世浮屠書及耶教書，迺譯者冠以經名；論者或比而同之，儕六經與浮屠書耶教書同流，其謬甚矣！案經者，編絲綴屬之稱，異于百名以下用版者，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；修多羅者直譯爲線，譯義爲經，蓋彼以貝葉成書，故用線聯貫也；此以竹簡成書，亦編絲綴屬也。經於古代，學者所听夕誦習之籍，記述較多，簡策亦繁富；其間或闡發哲學，或推尋道德，

曾無幾微之宗教性；即漢人訓「經」爲「常道」，亦違本意。

中國員幅遼闊，哲人多致力於治平之道；周秦諸學者，好談政治，其於著述亦然。政治思想發達，故宗教觀念隨之以衰熄。老氏揭反宗教之義，謂：『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』孔氏雖崇尚祭祀，而「祭神如神在」一語，昭然揭「無神」之旨。（禮記一書，雖爲儒家要籍，然出自漢代，未可據以爲定論也。）他若墨家明鬼稱天志，陰陽家說陰陽生剋，與宗教較近；究其實亦有未盡同者。（歐西地小國多，統治較易，印度雖爲大國，未脫部落狀況，宗教因易滋生，皆與我國不同。）

郊祀天地社稷，於古爲隆重之典儀；然天子而下，未許祀天，則與耶教之膜拜上帝者迥異；故經典諸子，即或言「天」，言「上帝」，與宗教中之「天」與「上帝」，仍未可作等量觀！

丙 歷史非小說傳奇

惑者以史記漢書辭采豐美描寫入神，疑其過事敷張，或違其真：而於後世史中敘述簡陋者反信爲記實，殆有所蔽歟！世所疑者：史記刺客列傳之記荊軻，項羽本紀垓下之圍，其有聲有色，讀者橋舌；乃以謂太史公既未目睹，必以臆臆之，如水滸傳之於武松宋江者。然太史公作史，擇雅去疑，慎之又慎。伯夷叔齊，孔氏所稱，則筆之；許由務光，則缺而不錄。荊軻項羽之跡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太史公本之以入錄，不待點染而自生色。證之他篇，若夏侯嬰周勃灌嬰諸傳，亦記武功；但書得某城，斬首如千級，如流水帳然；豈力有未逮耶？亦無戰跡可錄，乃本其事跡以筆之耳。且太史公果有意於僞託，刺客列傳中，曷爲獨詳於荊軻，豫讓聶政俱付之缺略耶？水滸以百零八員英雄故，耐菴或未能一一摹述；刺客列傳僅五人，